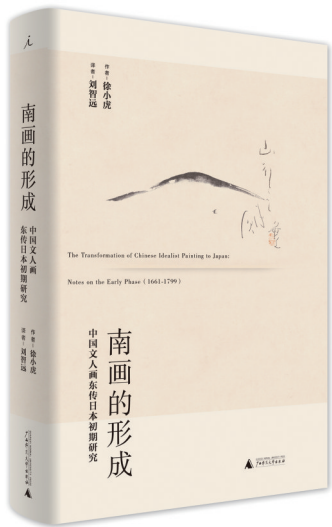


艺术书架

从米芾到赵孟頫,再到董其昌和“四王”,文人画理想在中国逐渐走向世俗、物质层面,却在18世纪的日本被重新滋养,发挥到极致。日本画家抱定宋人的宝贵遗产,哪怕接触的只是“普通的”文人画,也能结合创作出独具一格的南画。

中国范本如何被转化,从而因应当时的日本环境?哪些元素被吸收,又有哪些被舍弃?了解南画的形成过程,有助于反向观照中国人画的特质及其文化史意涵。

本书正是对1799年以前传入日本的中国绘画进行了初步调查,从文人画在中国的发展和在日本的接受与转化,探讨日本南画的形成。书中把南画的最初阶段界定在1661年至1799年之间,在这一百多年中,很多新的中国艺术元素传入日本,日本艺术家以独特的立场进行拒绝和选取,巧妙转化成日本的表现样式,最终形成典型的南画,从而融入了日本的文化范畴。中国人画以中断、零碎的样态呈现于日本,不仅影响了日本的收藏、对中国作品的品评与水墨画后来的发展,还形塑了日本对中国文人画之历史与形式的独特观点。在探究南画形成的同时,也让我们有必要重新评估中国文人画的内部发展。



《南画的形成:中国文人画东传日本初期研究》徐小虎 著 刘智远 译 (美周)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9月版

翰墨纹枰缘深厚

■ 范一直

有作家在围棋高手的对局中领悟到书画之美。如“赵治勋的棋局是一丝不苟的工笔画”“武宫的棋是泼墨大写意”(南帆:《心仪武宫》)这是审美上的通感。其实,书画和围棋直接有关。满纸春心墨未干,闲敲棋子落灯花。中华传统“四艺”将琴棋书画并置,翰墨纹枰,佳缘深厚。

围棋是传统绘画题材之一,美术史上不乏相关名作。以“烂柯”为题的,有宋郑思肖《烂柯图》,明张以宁《烂柯山图》、徐渭《王质烂柯图》等。传统人物画多有表现对弈情景的,如五代周文矩《重屏会棋图》、唐周昉《围棋挑女图》、宋人《十八学士图》、清任伯年《弈棋图》等。画题中含“棋”字的山水画虽以描摹自然景色为主,但约略有下棋情形。如晋顾恺之《水阁会棋图》、宋李唐《水庄琴棋图》、明周臣《松窗对弈图》、清陈洪绶《对弈图》等。傅抱石《水阁围棋图》,人文气息浓郁。

历代书画家中不乏围棋爱好者,甚至有高手。明朝诗画家相礼(生卒年不详),乃明初围棋国手。史传称其能诗善画,“尤精于弈,当世无敌。”陆曙轮(1900—1980),又称柿园老人,昆山锦溪人。工诗、书、画并擅长围棋,上世纪三十年代曾代表国家迎战日本棋手。沈子丞(1904—1996),嘉兴人,号听蛙翁,别署淳然居士、潜心学向,擅长绘画,且精熟书法、围棋、诗词、画论。其著述除《历代论画名著汇编》,还有《围棋与棋话》《历代围棋名局汇编》等。

有的书画家虽未必懂围棋,但也沾上棋缘。启功虽不下棋,但分别为“聂卫平围棋谈国手”和沈从孙《围棋棋理与妙手》一书题词。黄永玉曾赠世界冠军罗洗河《国手》画。更有业余爱好围棋的书画家喜欢在纹枰上“过把瘾”。著名画家娄师白下围棋也有湖南人刚、锐、任、勇的“骡子”脾性,非要赢对手不可。“新文人画”代表人物朱新建,号称为“下臭棋,读破书,瞎写诗,乱画画,拼命抽香烟,死活不起床,快活得一塌糊涂斋”。将“下臭棋”列在“快活得一塌糊涂”之“第一要务”,想必被木野狐所迷。朱的美人图其线条“敏感得几乎神经质”。如谁在纹枰上也身怀这种“敏感”,那无疑弈林高手。不过,与朱的名士做派形成反衬的是,齐白石题《竹院围棋图》诗:“阖群纵横万竹间,且消日月雨闲因。笑依尤胜林和靖,除却能棋粪可担。”把下棋和挑粪并提,齐大师之“人民艺术家”情怀也。

专业棋手对弈时大多有手持折扇的习惯,扇面一般题有名人书法。这几乎成了棋盘外的一种定式。日本棋手不乏有向书法家学书法者,而日本书法家十之八九喜欢围棋。日本书法界围棋团还曾来华访问交流。当年的“力战型”国手江铸久九段,虽已退出职业比赛,但书法水平已近专业初段。

2015年全国智运会期间,有关方面举办了首届国际围棋艺术品拍卖会,其中不乏围棋书画。古代有关围棋的画,棋通常只是点景而非主体。近年,有一位女职业书画家兼围棋教练阎玉敏,自觉致力于围棋书画创作。围棋在其作品中成了主体对象,甚至呈现棋局的具体内容(如有关中国最早棋谱的《孙策诏吕范弈棋》图、《珍珑图》等)。其画作《开天辟地之局》,描述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,聂卫平最后执黑胜藤泽秀,写下中国围棋开天辟地一页。聂棋圣见此画惊讶:“这不就是我下的那盘棋吗?”此作品被中国围棋协会主席王汝南拍后收藏。阎女士自述:“围棋我所欲也,书画亦我所欲也。不舍围棋,亦不舍画,以围棋入画,即可得兼也。”当然,就书画艺术而言,“围棋书画”只能说是特例。

围棋一子一下字,书画一笔一笔落,棋理和画理不乏相通处。四川花鸟画家秦天柱说:“除画窗外,下棋便是我的最爱……画画和围棋这两者有许多共同的地方,围棋非常锻炼人的大局观,朋友们评价我的棋风是武宫一路的,非常喜欢大模样,有时不惜弃子,说看我的画,再看我的棋,感觉有相通的地方。”棋分黑白,而“知白守黑”乃书画艺术之妙谛。那些若有若无、忽远忽近、时浓时淡的笔墨,如“日日新”的棋局变化,或轻灵、或厚重;或华滋、或淡涩;或宏阔、或精微;或灵动、或端凝。不知棋乎?画乎?

(作者为浙江省安吉县委党校高级讲师)

慎断前贤“笔误”(二)

紫竹斋艺话

■ 林岫

现今社会人事俗杂纷纭,旅游胜迹的文化误会似乎已经在所难免。古代驿站山庙太多,文化管理纵难周到,但比较重要的名府官邸殿阙等苟出错讹误差或者自相矛盾对悞,也会让吾国民族文化取辱蒙尘,带来不良影响。

举个不甚敏感的谬误小例。例如名府官邸的照壁厅壁多画有一巨兽威武向日,讲解为“麒麟奉日,万福吉祥”“巨狮朝阳,紫气东来”云云,附会神奇,反正口说无凭,过耳随风,倒也追究不得。如果标识于说明牌并照相留存,而熟知汉语和中华文化的游客又并非独我华人,一旦传播遐迩,恐会招惹多多误会。画中那巨兽名“贪”,既非麒麟,也非巨狮,本是传说的东海怪兽。“贪”出没东海群岛,嗜好吞日。每见日出则兴奋无比,腾踔踊跃;吞日不得,几番气急败坏后必堕入东海自灭。历代名府官邸壁间画“贪”,其意甚明,旨在警戒贪饕无厌且图利苟身者。今人不解古代壁画原创的善意已属遗憾,如果被假言忽悠,还让游人焚香礼拜此等“灵圣”祈福腾达顺遂,实在荒唐过分。

笔者与教授文史的同道在各地开会参观,发现比较明显的问题也随即做过善意提醒,但遗憾的是,数年重游再见,谬误依然不究不纠,回答是“新建工程繁多,旧的管不过来”。闻之,我等晕场,不知积淀厚重的传统文化价值一旦被“喜新厌旧”的嗜欲捆绑到飞桥天道的凌空钢架上后何日才能“魂兮归来”。

其实,无论在哪里出错,也不管以什么方式(写的或刻的)出错,从维护民族文字的严肃性和约定俗成考虑,文字书写的出错都更严重,故而更需及时究纠,放任当不可取。例如杭州西湖岳王庙前的四个大字“壮怀激烈”,那“壮”字从士从爿,是会意形声字;因为将右侧“士”写成了“土”,经常引起游客争议。质疑者认为“土”本义表示丈夫高大有力,写“土”毫无道理。支持者认为书写者故意在“土”字外添加一点,表示“点土必争”。有时各据其理,争辩非常激烈;然而至今也未闻变更。判断出现争议,正常,但结论亟须慎重,如果容忍误解就是放任误断,又双方都自以为是的地出来指斥,搞出桩桩公案,般般难了,真不知是显现吾国文字文化的深蕴厚重还是可惜可戏?

诚然,前贤亦有错讹,故而千秋指误订讹不断。后人不知何处错讹,或者不明何以订讹的依据,以讹传讹,也是读书不精,糊涂去来。据《汉书》,冠军侯骠骑将军霍去病虽然功勋卓著,但不学孙吴兵法,被识者诟病。唐高适诗“卫青未肯学孙吴”,王维诗“卫青不败由天幸”等,皆言卫青不通兵法,已属妄断,至今诗赋剧本等文学作品说到大将遣兵,笔涉兵法,仍拿卫青开涮,卫将军何其冤哉。又如张僧繇画《群公祖二疏图》,图中“有著芒屨者”“闾左本画《昭君图》,妇女有著帷帽者”,而“芒屨”只“出于水乡,非京兆所有”“帷帽起于隋代,亦非汉官所作”,古贤明眼早有识鉴究纠,然而今人绘画还是帷帽琵琶之类,仍旧沿袭古诗“抱得琵琶马上弹”(李于麟《明妃曲》)等误导,真不知应该谁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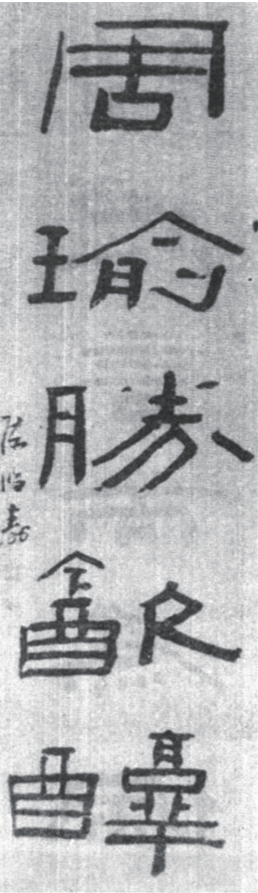
现今文化胜迹因利益牵扯的复杂关系,大都靠旅游变脸,究纠误会殊多艰难,但在文字学方面能够理清的,先行正误,至少也符合《中庸》“困而知之”的“知行”观。

鉴识笔误最好尽可能先弄清赵书写的文字内容,因为大部分文字的书写错误跟表情达意的内容没有疏解到位有关。举个简单的现成例子。第七届北京电视书法大赛有幅草书唐朝卢仝送友人诗七绝参赛,因为两处笔误落选。作者的书法老师来问,说将“卢仝”写成“卢同”,笔误,认可;诗中“南方山水生时兴,教有新诗得寄余”的“余”写作繁体“餘”字,何错之有?回答:卢全诗的“寄余”是“请寄给我”。“余”,第一人称代词,无繁写;“餘”乃“剩余”之“余”(繁体:餘),二字混淆,肯定是错。如果书写杜甫的“古人已用三冬足,年少今开萬卷餘”,若全诗皆作繁写的話,末字“餘”写作“余”,也是笔误。如果没有“余餘”的正确疏解,书写的判断当然也无有依据。

“余餘”之解,容易搞定;事实上,有很多古今文字的书写正误的鉴识则没有这么简单。笔者在云南师范大学讲座,结束后,有两位男生持一本长春古籍书卷1983年影印本《明清楹联墨迹选》,问其中赵之谦一副七言篆书联的首字为何字。因联语曰“荒山野水破茅屋;商榷夏鼎周尊彝”,故答以“荒”字。他们一边跟着笔者退出大教室,一边指着书上那字说“前天问过一位书法家,也认作‘荒’,说赵之谦忘写‘草字头’了!还说下联那‘槃’应该是‘盘’。也写错了。赵之谦是晚清大书家,水平怎么……”教学楼门口校方车等着,还有下一个“节目”,匆忙间来不及解释,只好简单回答,“没‘草字头’,也念‘荒’,是‘荒’的本字,不能算错。可以查查《说文》”。最后上车窗口挥手告别时,还跟他们开玩笑,说“大概环保没搞好,山秃了,又忘记种草……”

返京后挺惦记赵之谦这副“荒山野水”联的,拜托联友找书。初夏始见此书。翻检方知,问题虽然与文字学有关,但能准确理解字词对判断仍然至关重要。那时出书法图书多半不加释文,这两位男生能释读这小篆七言联已不简单,何况疑惑修学,学而有问,也是砥砺出门第一功夫,应予嘉许。

赵之谦(1829—1884),清末书画篆刻家。此篆书联乃赵逝世前四年,即光绪六年(1880)九月所书。荒,



隶书五言联(书法) 陈鸿寿



篆书七言联(书法) 赵之谦

芜也;形声会意,是“艸”(音草,草的本字)与“荒”(音荒)的合体字。荒,《说文》:“水广也,从川,亡声”;《易·泰卦》有“包荒用冯河(凭借大而空的葫芦浮水渡河)”。包,即瓠,葫芦。荒(荒),大而空。冯(音平)河,即浮水渡河。《释文》云“本亦作冗”,隶变后楷书写作“荒”;后起的“荒”字渐渐普及,遂取而代之。赵之谦将上联的“荒山”写作“荒山”,以古写本字出场,追摹古意,不能算错。所以,他们请教的那位书法家,“说赵之谦写错了,忘写‘草字头’”云云,应属“昏昏指点,忽难昭昭”。

“草字头”的字在汉语言文字的使用中比较频繁,貌似简单,若作深层探讨的话,因为历代都不乏“头不冠草”的非正规化写法,所以也很添乱。例如《齐太尉卿元谟墓志》的“荀”,又《魏咸阳太守刘玉墓志》的“茅”。《魏元遥墓志》的“莊”。《唐孔子庙堂碑》的“荒”等,皆免冠“草字头”,竟以“旬”“矛”“壮”“完”字出场,“多看自知”(宋姜夔语),

生活。他们选择佛蒙特州,是不是为了逃离现代的喧嚣呢?为了回答这个问题,我的美国朋友带我参观了“弗罗斯特小径”和“弗罗斯特小屋”。

弗罗斯特是美国传统诗歌和现代诗歌交替时期的代表性诗人,与艾略特并列为国家现代诗歌的两大中心。他曾就读于哈佛大学,做过工人,经营过农场,教过中学和大学,徒步漫游过许多地方,曾4次获得普利策奖,晚年成为美国非官方的桂冠诗人。他的诗多写乡村自然景色,朴实无华而内含人生哲理。他在明德大

学担任过“驻校诗人”,并在佛蒙特州的一个偏僻乡间小屋里隐居多年。弗罗斯特逝世后,他经常漫步的乡间小路被命名为“弗罗斯特小径”,他隐居的小屋被命名为“弗罗斯特小屋”。走过一段杂草丛生的林间小路,我们来到这座小屋。它的后面是横立的坡冈,茂密的树木,附近没有村庄,也没有另外的房舍。屋门是锁着的,从窗外可隐约看见,有一间卧室,一间书房,一个小前厅。这是诗人从一个农民手里租的房屋,每年他都要来这里独居数月。所谓“独居”,

(作者为学者、中国国家画院院委、研究员)

砚边随笔

逃离喧嚣

——弗罗斯特小屋的启示

■ 郎绍君

我曾去美国纽约参加一个学术会议,会后,一位美国朋友约我到他所在的佛蒙特州明德大学做客。佛蒙特州又名青山州,位于美国东北部,西靠纽约州,北邻加拿大,以旅游、农牧业为主,到处都可以看到连绵不断的森林、牧场、湖泊和河流。在高速公路的两侧,看不到一块广告牌,似乎只有蓝天白云,高低起伏的丘陵,静谧的绿色。曾长期流亡美国的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,在这个州的一个小镇上索居了20多年;美国著名诗人弗罗斯特(Robert Frost,1874—1963),也曾在这里工作和

饭、接送孩子、参加会议,装修画室,更换汽车……即使在家中,也要忙着发传真、打手机,看电视、逛宠物、写博客、发帖子……肌肉是紧张的,眼睛是近视的,神经是疲劳的,满脑子信息,满屋子纸制垃圾,没有宁静的心境,没有奇异的幽思,没有咀嚼人生的沉默,没有回到心灵世界的内省。作品浮躁,表面化,没有深度,就成为常规。

我们脱离不了现代社会,但可否学学弗罗斯特,短时逃离喧嚣,回到大自然,回到内心世界呢?

(作者为美术理论家)